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十九回 張濬傳檄討苗傅

卻說苗傅次日帥群臣朝帝於顯寧寺，傳奏將改元赦書頒知天下，又奏移檄諸郡示明尊立之意，以安藩外諸鎮。帝皆准奏。傅令侍郎朱遷作赦書檄文，頒示遠近。詔曰：朕惟祖宗，創業守成，以仁治天下。重熙累洽，與古匹休。肆朕纂承，祇遜先烈。宵衣旰食，勵精為治。立政造事，所以利安元老者，一以寬恤為先。茲者皇上推位，朕繼大寶，改元建號，先以刑罪減赦，次將百廢修舉，中外臣僚，各揚乃職，應將前後事件，竭力遵承，毋致違戾。使四方百里之遠，知新邦國，以稱朕意。其或不恭守令，固生異疑，仰監司按察糾舉以聞，邦有常刑，朕不汝貸。

故茲詔諭，想宜知悉。

檄文云：

朕以幼衝，繼承大統，尚書左右丞苗傅忠慮於內廷，德服於諸僚，削平王淵交結之謀，勘定宦官恣黨之禍。皇上退養深宮，朕已進登大寶。朕本無能，不足以位天位也。

然而推戴之勤，實出上意。今日恐爾外藩諸臣一時不體朕志，妄加疑貳，致惑軍民。茲者佈告中外，示諭遠近，各宜奮乾綱之運，振肇中原，掃犬羊於不規，興祖皇於有靈，再光餘烈，復睹至明。勒若功居千載之下，綿爾爵享永休之祚。非惟少快朕不共戴天之憤，實天下生靈之幸也。檄書到日，早為施行，不宣。

卻說苗傅遣使臣齎赦書、檄文，佈告中外。使臣齎赦書已到平江府，守臣湯東野得赦書，遣人報知張濬。張濬曰：「此非出上意。」復差人回報，令湯東野將赦書藏匿府中，候有的實消息，然後宣行。東野從其議，遂秘了赦書不宣。未數日而得苗傅等檄文到，濬觀之謂僚屬曰：「朝廷致干戈擾攘之秋，內先不靜，何以服外。倘金人知此消息，乘亂而入，我眾人更何施展？一死非所惜，徒作無名之鬼也。」言罷捶胸痛哭。眾僚佐察其檄文出苗傅之手，知皇上被幽禁，各豎發瞋目，皆願死鬥。張濬曰：「事不宜遲，即須起兵入討，以救天子。」眾人正在商議，張俊得檄文、赦書，亦知其偽，引所部八千餘人，至平江來見濬。人報濬，濬即出帳迎接。二人攜手入軍中坐定，二人各出檄文語其故，相持而泣，濬曰：「將軍可仗忠義，興兵問罪。」俊泣拜曰：「苗傅罪貫天日，不可不先討以除剝牀之患。須賴侍郎濟以機術，無驚動乘輿也。」濬曰：「我這裡一面調集軍馬，再遣人會知各處起兵。將軍仍往吳江整理軍旅，以候出師。」張俊即辭濬自回吳江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江寧呂頤浩亦遇赦書、檄文來到，與子杭議曰：「是必內廷有兵變，苗傅假此赦文蠱惑諸侯之計矣。」杭曰：「主上春秋鼎盛，二帝蒙塵沙漠，日望拯救，其肯遽遜位於幼衝乎？灼知兵變無疑也。」頤浩曰：「張侍郎總大軍於平江，可令人會知，必有端的。」杭曰：「大人所見極明。」頤浩即修書，差人漏夜來到平江，見張濬，呈上呂頤浩書。濬拆開觀之。書曰：內廷兵變，苗傅播亂。侍郎手握重兵，作急爰整其旅，入正罪逆，挽洩戈惟命是聽。

張濬得頤浩書，不勝之喜，與部下曰：「吾知頤浩為人有威望，能斷大事，今來相應，事可定也。」乃答書復來人，約共起兵日期，且令告知劉光世，一同征討。差人接了書，迳回江寧，呈上張濬約書。書曰：天子幽禁，望日為歲。正待命人來會，適獲寓書見知，實皇上之洪福也。且閣下忠義素著，軍民仰服，若號令一出，苗傅等不足戮矣。幸以此舉為急，勿使內賊知風，得以從容行事也。謹依日期征進，不宣。

呂頤浩見回書約共起兵日期，的知內廷事實，即與子整點人馬赴期，仍遣人告知劉光世於鎮江。

卻說張俊回至吳江，在軍中點集人馬。忽哨卒報韓世忠因赦書、檄文到日，知皇上有內變，由海道將赴行在。張俊聞之曰：「世忠來，事濟矣。」即遣人將濬書白知之。世忠見書，壯懷激烈，舉酒酹地曰：「誓不與此賊共戴天！」率所部連夜至平江，見張濬相抱慟哭，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世忠願與張俊任之，公無憂也！」濬設酒禮款待世忠。未及數巡，世忠起曰：「皇上幽辱，非臣子貪杯之時，世忠即當行矣。」張濬壯其志，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關，臨行戒之曰：「投鼠忌器，須不可急，亦不可緩，在審勢而圖之。閣下部眾，宜趨秀州據糧道，以俟吳江張俊軍至。」世忠承令，即發平江至秀州，稱病不行，而密地大修戰具。聲息傳入內廷，苗傅等聞之，集諸人議曰：「外鎮知皇上推位非出其意，各部兵勤王，即日韓世忠軍屯秀州，倘入內來，我等必難免禍。爾眾人有何高論？」劉正彥曰：「事已暴露，不得不早為計。韓世忠文武全才，深得眾心，看來無一個是他對手。若先制了此人，其餘不足慮也。即今世忠妻子俱在城中，可遣人拘來為質。彼若知之，必緩師不入也。」苗傅曰：「此計甚妙。」正待遣人去拘世忠妻子。朱勝非聞之，入見苗傅曰：「世忠兵屯秀州不進，正為妻子在城故也。丞相如拘禁之，彼必懷憤亟來，非善計也。不若遣使迎世忠而慰撫之，則平江諸人益安矣。」苗傅從之。勝非出，即差人將世忠妻梁氏並其子疾驅出城，世忠妻子連夜直奔秀州去訖。勝非知之，喜曰：「二凶真無能為也。」卻說梁氏走至秀州會見世忠，以朱勝非之事達知世忠。世忠喜曰：「內有勝非主意，此賊握在手中矣。」遣人會平江張濬出兵。張濬得世忠來約，即持調合屬剋日起行，先差人報書於劉正彥。

且說苗傅聞大兵將集，每日只是與劉正彥、黃文昇等聚議此事。忽報張濬差人致書來，苗傅拆開觀之，書曰：自古言涉不顧謂之指斥乘輿，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闈，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，大逆不道者族。頃者因奸臣同惡，政由己出，權柄下移，以天位為傳席，立君上如兒戲，致使豪傑見疑，海內寒心。今建炎皇帝睿謀神聖，不聞失德，一旦遜位，豈所宜聞。又聞危者安其位，亡者保其存，亂者有其理。今諸君所計，綱紀紛綸，外藩臣子莫不欲奮整天戈，正討有罪，安社稷於已危，拯黎庶於將溺。即今會兵平江，諸君信能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，理不忘亂，而速改其前尤乎？某恐驚動乘輿，因逗遛方鎮。咫尺書到日，諸君其熟思之。

苗傅、劉正彥見書大驚，與部下商量，乘世忠未發，乃遣弟苗翊、馬柔吉領精兵一萬扼臨平，以阻外軍。苗翊二人領軍去了。傅又欲陰奪世忠等兵柄，次日入奏帝，誣竣世忠欲危社稷，乞除二人節度使之職。帝允奏，即降詔謫之。時劉光世得呂頤浩書，亦部兵至平江會濬。濬見各鎮軍馬皆到，乃草檄聲苗傅、劉正彥之罪，佈告天下。檄曰：苗傅不道，劉氏大逆。梟王淵而以誅亂為名，廢皇上而以奉立藉口。加以惡黨虺蜴為心，豺狼成性。近狎邪佞，殘害忠良。人神之所共嫉，天地之所不容。是以部鎮臣子氣憤風雲，志安社稷。因天下之失望，逆海內之推心。爰舉義以清叛逆，南連百越，北三河鐵騎成群，玉軸相接。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，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？

班聲動而北風起，劍氣衝而南斗平。暗鳴則山嶽崩頽，叱吒則風雲變色。以斯制敵，何敵不摧！以斯攻城，何城不克！公等或仗忠義，或葉連銜，或膺重寄於成牙，或受顧命於宣室，共起勤王之師，無廢大君之命。凡諸爵黨，同指山河。若或眷戀窮城，徬徨岐路，坐昧先機之兆，必貽後至之誅。請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誰家之天下！

中外得張濬檄文，各引兵來會。濬以韓世忠為前軍，張俊副之，劉光世為游擊。自與呂頤浩總中軍，劉光世分兵後應。

丙午旦大軍發平江，望杭州進發。